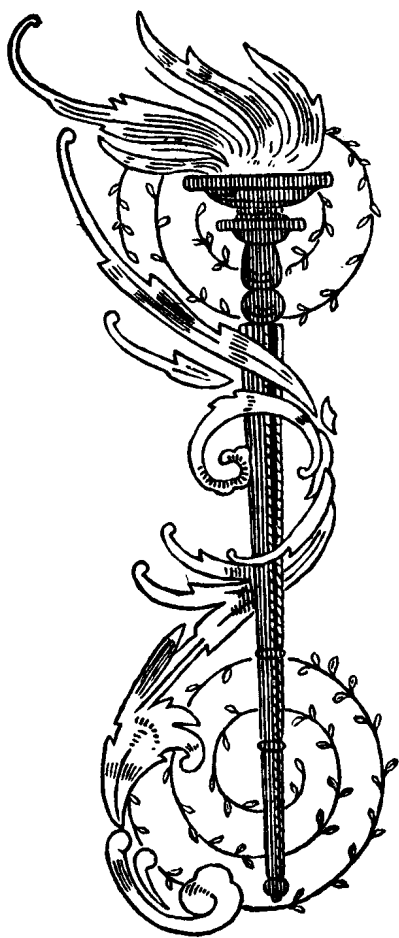


醒世姻緣傳



第七十四回

明太守不准歪狀

悍婆娘捏念活經

兄弟同枝夫並穴，

赤繩紫荊相結，

恩義俱關切，

今古不渝如石鐵。

*

性情頓與人相別，

棠棣蕤祺皆絕。

纔漸仍腰絰，

咒念弟夫雙泯滅。——右調惜分飛。

龍氏從狄家回去，揚揚得意說道：『你們沒人肯合我去，我怎麼自家也能合他說了話來！』薛如十弟兄兩個都在各人房內，依舊不曾出來。素姐問說：『你去曾見誰來？』

說些甚話？』龍氏道：『我一到大門，人就亂往裏傳說：『薛

奶奶到了。』你家那調，一手拉着裙子，連忙跑着接我，說：『薛大娘沒坐轎

來麼？是步行了來的？』流水往裏讓我，就叫人擦桌子，擺果菜，要留我坐。

叫我也沒理他。我問：『狄親家呢？』你叫他出來，我合他說三句話。』你

公公躲在裏間，甚麼是敢出頭，只說：『天黑了，不敢見罷。』有甚麼話，請憑分

付。』又叫老調，『快替你薛大娘行禮留坐。』我說：『小女作下甚事，要寫

書休他？我敬來問其詳細。』你公公說：『親家聽何人所言，這個豈有此理！

親家是甚等之人，我敢與這等的欺心？令小女他是想家之心，回家走走，不待住，就請回來。」我說：「既沒敢有這事，我且去罷。」你公公又叫調羹死氣白賴拉着，甚麼是肯放，只說：「薛大娘上門怪人？略飲三杯，足見敬意。」叫我也沒理他來了。」素姐說：「好漢子就休！怎麼又不敢休了！我明日就去，我看他怎麼樣着！」

薛如卞娘子悄悄的把薛三省媳婦叫到屋裏問道：「他說的都是真個麼？」薛三省媳婦道：「你聽他哩！有點影兒麼！到了裏頭，狄大爺在裏間裏沒出來。劉姐到門外頭還不認的，見了我纔知道是他。他說：「俺閨女犯的甚麼該休的罪，親家說的我知道，我就領了休書去。」狄大爺說：「你待叫我說你閨女該休的罪過？說不盡，說不盡！從如今說到天明，從天明又說到黑，也說不了的了！從今日休了，也是遲了的！只是看去世的兩位親家分上，叫人礙手。剛纔也只是氣上來，說說罷了。」龍姐說：「見放着我，又看去世的情分呢！」狄大爺

說：「黑了，你家去罷。你當不的人呀！」離搭了一頓，不做不睬的來了。那頭劉艱連拜也沒拜，送也沒送。叫我說：「你不去，我待去哩！」他纔跟着我來了哩。」連氏道：「該，該！直等的叫人這們輕慢纔罷了！」那時天已二鼓，各人都收拾安歇。

次早，那侯張兩個道婆打聽得素姐兒在娘家，老鼠般一溜溜到龍氏房裏。龍氏尙梳洗未完；素姐尙睡覺未起，在床暖啲暖啲的捱呼。侯張兩個道：「你覺好了？身上沒大怎麼疼呀？可是你這嬌生慣養的，喫這砍頭的們這們一場虧！僧商量這事怎麼處，沒的僧就罷了？」素姐道：「可怎麼樣着處他呢？」侯張兩個說：「像僧這們勢力人家還沒法兒處，叫以下的人就不街上走了！這頭放着兩位響了瑞的秀才兄弟，那頭放着狄相公這們一位貢生，錐上兩張呈子，治不出他帶把兒的心來哩！如今僧這縣裏大爺喫虧不肯打光棍，叫相公們往府裏呈他去。如今周小外郎合秦省祭遂快手磨皮匠都往府裏遞呈子合狀去了，僧喫這們一場虧，

鼻子星兒不出點氣，也見不的人，往後沒的還好出去麼！」素姐說：「這頭俺兩

個兄弟已都死了，這是不消想的；那頭看我那好出氣的漢子哩，遞皇子呈人！」

侯張兩個道：「這頭二位相公，你說他都死了是怎說？」龍氏接口道：「一個姐

姐叫人採打得這們等的，回到家來，兩個兄弟沒出來探探頭兒，問聲是怎麼，背地後裏已是恨說辱沒了他，這不合死了一般？一個女堵，媳婦兒往遠處廟裏燒

香，你要是個吃人爛的，你不該跟他跟兒？昨日要是有他跟着，那光棍們敢麼？

不肯跟了媳婦兒去，可在墳上替他老子陪客哩。那親家那老不省事，單這一日好

請客麼！你既知道兒媳婦待去上廟，你改日請遲了甚麼！我聽見人說，昨日

他姁子在墳上棚裏，還扯那臭×淡，說閨女不該出去上廟，該在家裏替他公公助忙

哩。」侯張兩個道：「這可是不省事的話！誰家公公請客教兒媳婦助忙來！」

老侯說：「俺那管過的日子，你不曉的，張嫂子是知道的。再有俺公公好客麼？

沒有一日不兩三夥子留客吃酒的，都是俺婆婆管，忙的那白沫子汗；我坐在屋裏，

頭也不伸一伸兒。」老張說：『我那管也是如此。待往那去，裝扮上就去，憑他塌下天來我也不管他，徑走。他不說還好，他要那兩句閑話，我爽利兩三宿不回家來！』素姐問道：『你兩三宿的不回家，可在那裏？』老張道：『偌是漢子，怕沒處去麼？脫不了偌是女人；那管我又年小，又不大十分醜，那裏着不的我？尋好幾日家還找不着我的影哩。』素姐說：『您都是前生修的，良公善婆，漢子好性兒，娘家又有人做主，那像我不氣長？我要似兩三日不來家，不消公公漢子說話，還不夠兩個兄弟嘴舌的哩。第三的兄弟，他到望着我親，偏偏的是個白丁，行動在他兩個哥手裏討饒，可又是「燕公老兒下西洋」！』侯張兩個道：『你再算計，依着我不能饒他。你要不治他個淹心，以後就再不消出去；你要出去，除非披上領甲。』龍氏道：『披上身甲是待怎麼？』素姐說：『俺娘！娘不披上甲，怕人指破了脊梁呀！』侯張兩個說完，要待辭了回去；龍氏殺狠的留着，趕的雜麵湯，定的小菜，炒的豆腐，煎的涼粉，喫完纔去。

龍氏送的侯張兩個出門，揚聲說道：『呢！二位薛相公躲在屋裏聽蛋哩麼？別說是個一孀同胞的姐姐，就是同院子住的人叫人辱沒了這們一頓，您也探出頭來問聲兒。您就一個人守着個老婆，門也不出一步，連老婆也不叫出出頭兒？您大嫂罷麼，是舉人家的小姐。小巧姐，您也是小姐麼？您就不爲大姑兒，可也是你嫂子呀。』巧姐在屋裏應道：『我替俺哥哥那胳膊還疼不過來，且有功夫爲嫂子哩！』龍氏道：『你兄弟兩個別要使鐵箍子箍着頭，誰保的住自家就沒這事兒。』薛如卞在屋裏應道：『別的事只怕保不住，要是叫人在當街剝脫了精光採打，這可以保的沒有這事。』龍氏道：『有這事也罷，沒這事也罷，你弟兄兩個請出來，我有話合你們商議。』

薛如卞方出到天井，薛如兼見他哥已出來，也使跨出門檻。龍氏道：『是你姐姐也較幹的差了一點兒，您就這們看的下去呀？昨日那吃了虧的女人們，有漢子的是漢子，沒漢子的是娘家人們，都往府裏告狀去了。放着您這們兩位大相公

家，就沒本事替姐姐出出氣呀？」薛如下道：「這怎麼出的氣呀？年小的女人

不守閨門，每日家上廟燒香，如今守道行文，禁的好不利害哩，說凡係女人上廟，本夫合娘家都一體連坐。且又跟着娼婦同走，叫人看着，還有甚麼青紅皂白，可不打打誰？」龍氏道：「罷，小孩兒家枉口拔舌，喫齋念佛的道友們，說是娼婦哩！你見誰是娼婦呀？」薛如下道：「誰是娼婦！周龍阜的老婆，唐皮的嫂子，還待教他怎麼娼呀？要沒有這兩人在內，那光棍們也還不敢動手。俺如今藏着，還怕人提名抖搜姓的，還敢出去照着人哩！」

素姐在房中睡着，句句聽得真切，高聲說道：「我剛纔沒說麼？我沒有兄

弟！我的兄弟害汗病，長瘤子，血山崩，天疱瘡，都死絕了，你又沒要緊叫出他兩個來，叫他撒騷放屁數落着揭挑這一頓！可說你家裏要沒有生我的人，我可說永世千年的不上你那門！你那裏做着朝官宰相，我羞了你紗帽展翅兒！我不希罕您遞呈，夾着臭定快走！」薛如下高聲答應道：「是！」還回房中去訖。

龍氏叫天叫地的怪哭。素姐吆喝道：『待怎麼呀？沒要緊的嚷喪！等他兩個砍頭的死了可再哭，遲了甚麼！』一碌碌跳起床來，叫玉蘭舀水洗臉，梳完頭，也沒喫飯，領着小玉蘭回家。巧姐的隨房小銅雀進去說道：『俺大姑子家去了。』薛如兼道：『家去罷呀怎麼！俺弟兄們且利亮利亮。』巧姐道：『你好公道心腸！你弟兄們利亮，這一去，俺哥可一定的受罪哩！受了你弟兄兩個的一肚子氣，必定都出到俺哥身上。』

却說素姐進到房中，狄希陳撓着個頭，腫的隻胳膊大粗的，倒在床上哼哼。素姐說：『這不是甚麼傷筋動骨的大病，別要粧那忘八腔兒！你就是賴着我，也是枉費了你的狗心！沒有叫我替你償命的理！你與我好好兒的梳了頭，替我往府裏遞呈子去。你要不把那夥子強人殺的呈的叫他每人打一百板，夾十夾棍，頂一千槓子，你就不消回來見我，你就縷縷道道的去了！』狄希陳道：『你看我肱

膊可憐見的，怎麼抬的起來？我得往前頭走走，只頭暈惡心，動的一步兒麼！」

素姐說：『你頭暈惡心是攛唆的多了，沒的干脛膊事麼？你是好人，聽我說，你

要替我出了氣來，俗可好生過日子，你也不是我的漢子，你就是我的親哥兄弟。

我給你些銀子拿着，你就尋着那趙杏川，叫他替你治治創。』狄希陳道：『我這

脛膊疼得發昏致命的，怎麼去的？你叫薛大哥遞不的麼？』素姐罵道：『賊忘

八羔子！他要肯遞，我希罕你麼！』狄希陳道：『他怎麼就不肯遞？等我合

他說去。』素姐道：『你只敢去合他說！你肯遞就遞，你如必欲不去，我自己

往府裏告狀。俗可講開：我要告了狀回來，你可再休想見我，俗可成了世人

罷。』狄希陳道：『你管他怎麼呀？你只管俺三個人有一個替你遞呈子報仇罷

呀怎麼？』素姐道：『我只待叫你出去遞呈子，不希罕小春哥！他已是死了，

我沒有價兄弟了！』

恰好相于廷來看望，狄希陳讓他到臥房坐的。素姐也在跟前。相于廷看問

了狄希陳，又問素姐道：『嫂子，人說你打得動不得了，你這不還好好的麼？』又把頭髮合四鬢都擣盡了，這頂上不還有頭髮麼？人又說把小衣裳子合裏腳鞋都剝的沒了，你還不還穿着好好的衣裳哩？』素姐罵道：『罷麼，小砍頭的！這們枉口拔舌！我怎麼來，就叫人這們等的！』狄希陳道：『相賢弟，你把家裏那大馬鞍子借我騎到府裏。』相于廷問說：『你待往府裏做甚麼？你這胳膊這們疼，怎麼騎的頭口？』又扯不得轡頭，又拿不的鞭子。』狄希陳道：『我說去不的，你嫂子只叫我去遞呈子，呈着那些光棍們。』相于廷道：『好哥哥！你虧了合我說聲！你要去告個折腰狀，怕醜丟不盡麼？還不「打了牙往肚子裏嚥」哩！』守道行了文書，叫凡有婦女上廟燒香的，受了凌辱，除不准理，還要把本夫合娘家的一體問罪，女人當官貨賣，男人問革前程。你躲着還不得一半，尙要撞他網裏去？』素姐說：『沒的家放屁！誰養了漢來？當官貨賣！問革前程！說起來，他家老婆就不上廟？要是遞呈子，敢仔別說是上廟，只說是往

娘家去。』相子廷道：『就只你有嘴，別人沒嘴麼？』狄大哥，你聽不聽在你，

你緊仔肱膊疼哩，你這監生前程遮不的風，蔽不得雨，別要再惹的官打頓板子，肱膊合腿一齊疼，你纔難受哩！』素姐罵道：『小砍頭的！沒的家臭聲！他緊仔怕見去哩，你又唬虎他！』相子廷道：『這倒是大實話，不是唬虎哩。』

相子廷去後，狄希陳都都抹抹的怕見走。素姐催了他幾遍，見他不肯動彈，

發起惡來罵道：『死囚忘八羔子！我只當是你死了！你與我快走！你就永世千年別要進我的門檻兒！你要只進一進來，跌折雙腿，叫強人割一萬塊子，弔在湖裏泡的胖脹了，喂了魚鰲蝦蟹，生布心疔，瘟病一輩子！我自家往府裏，你睜着×眼看我有本事告狀不！我告回狀來，我叫十二個和尚，十二個道士，對着替你合小春子小冬子念倒頭經，超度你三個的亡靈！賊沒仁義的忘八羔子！』一邊收拾了行李，拿着盤纏。

龍氏在家尋死撒潑，強着薛三槐兩口子跟着他同到了濟南府門口，尋了個客店

住下。次早，尋着了個寫狀的趙先兒商量寫狀。素姐合他說是三月初三日回娘

家去，行在通仙橋上，被不知名一夥惡棍打搶首飾，剝脫衣裳，把丈夫的胳膊打傷，命在垂危。趙先依他口氣，替他寫了格眼狀詞。寫道：

告狀人，狄門薛氏；年二十，文零着四。爲光棍，打搶大事：三月

三，因回家去，通仙橋，光棍無數，走上前，將奴圍住，搶簪環，吊了鬆髻；奪衣裳，剝去裙褲；赤着脚，不能行步。辱良家，成何法度？

乞正法，多差應捕。本府老爺詳狀施行。

素姐跟了投文牌，手裏執着狀遞將上去。太守將狀看了一遍，又把素姐仔

細觀看，問道：『這狀是誰與你寫的？』素姐道：『是這衙門前一個趙先兒寫

的。』

太守拔了一枝籤，叫人拿趙先來見，問道：『這薛氏的狀是你寫的麼？』趙

先道：『是小人寫的。』太守一面拔下四枝籤，叫打二十；一面說道：『這等可

惡！狀自有一定的體式，你割裂了，這般胡說，戲弄本府！」趙先粟道：「小人是個武秀才，因無營運，要得寫狀度日；又想若與別人的狀詞寫成一樣，不見出衆，所以另成一體。又想中式的時文，也有一定的體式，如今割裂變幻，一科不同一科，偏中得主司的尊意；所以小人把這狀詞的格式也變他一變。那知道老爺不好新奇，只愛那古板。望老爺姑饒一次，以後照舊寫作便是。」太守說：「既是個武生，姑且饒打，革退代書，不許再與人家寫狀！——趕了出去！」隨將素姐叫將上去，問道：「你丈夫是甚麼人？」素姐說：「是個監生。」太守道：「你丈夫因何不告，叫你這少婦出官？」素姐說：「丈夫被光棍咬傷了胳膊，出來告不的狀。」太守又問：「你娘家有甚麼人？」素姐說：「有三個兄弟。」太守問：「都做甚麼事？」素姐說：「兩個秀才，一個白丁。」太守道：「怎麼你三個兄弟又都不出來替你告？」素姐道：「那兩個秀才兄弟可惡多着哩！我還說我玷辱他。我被光棍辱了，他還暢快哩！」太守道：「你那日出來做

甚，被光棍打得着？」

素姐說：『我回娘家去來。』

太守道：『我記得那通仙

橋在玉皇廟前，那三月初三是玉皇廟的大會。

人衆擁擠的時候，你這少婦爲甚不

由別路？

你倒是上廟燒香，這還是行好，其情可恕；你若真是真回娘家去，這就可

惡了！」

素姐隨說：『我實是上廟燒香，被光棍打了，不是回娘家去。』太守

道：『你雖是上廟燒香，你又可惡！

你是少婦，該結了夥伴纔去，你的人衆，光

棍自然不敢打你。你爲甚麼自己一個便去？』

素姐說：『同去的人多多着哩：

侯師傅，張師傅，周嫂子，秦嫂子，唐嫂子，一大些人哩。』

太守道：『那些光

棍，爲何不打衆人，偏只打你？』

素姐道：『都被打來。那一個沒打？我說

的這幾個，打的更利害些。』太守道：『那侯師傅與張師傅是兩個和尚，是道士

呢？』

素姐道：『是兩位喫齋念佛的女人。』

太守道：『你這小小年紀，不守

閨門，跟了人串寺尋僧，本等該奉守道的通行，撈你一撈，敲一百敲，再拿出你

丈夫來問罪纔是。姑念你丈夫是個監生，兩個兄弟是秀才，饒你撈，快回家去。

以後再要出門，犯到我手裏，重處不饒！我還要行文到繡江縣去處那兩個爲首的妖婦，拿那廟裏的住持。』

兩邊的皂隸一頓喝掇了出去。雖了一頭灰，同了薛三槐夫婦敗興而反，也沒面目回到狄家，一直經奔龍氏房內，沒好拉氣，喝神斷鬼。一家除了龍氏助紂爲虐，別人也都不去理他。

過得兩日，果然濟南府行下一張牌來，嚴禁婦女上廟，要將候張二道婆拿解究問，合家逃躲無踪。繡江縣勒了嚴限，問地方要人。那禁止燒香的告示都是以薛氏爲由。告示寫道：

濟南府爲嚴禁婦女入廟燒香，以正風俗，以杜弊端事：照得男女有別，內外宜防。所有佛刹神祠，乃僧道修焚之所；緇髡黃冠，舉世比之淫魔色鬼。見有婦人，不啻如蠅集血，若蟻聚羶。所以貞姬良婦，匿跡惟恐不深，韜影尙虞不遠。近有無恥婦人，不守閨門，呼朋引類，